

宋

會

要

全唐文

宋會要

備邊二

英宗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三日樞密院言陝西諸路累
奏夏國招誘沿邊一帶順漢熟戶曾令歸投及近日環
州界蕃官思順族逃入西界蓋欲陰壞藩籬緣鄜延環
慶及涇原路原州接環州界一帶熟戶并明珠滅藏康
奴三族與西界蕃部相接住坐慮失照管欲下程斡王
素孫長卿各令加意安存及常切測度蕃情預行覺察
每務先事處置無令西界誘脅逆叛事過之後空致文
移如有合行經畫仰具利害聞奏從之 二年五月詔
鄜延環慶涇原秦鳳路經畧安撫司速將屬戶預先團

籍定強壯人馬及老少孳畜保聚去處以聞如將來夏國兵馬侵犯諸路屬戶并涇原路壕外弓箭手即一面令屬戶老小入保聚處安泊其團籍定強壯人馬及弓箭手即會合向前應敵仍令逐路帥臣量事勢大小差將官領兵策應覓便擊斃即不得以策應為名只於側邊觀望若夏國盛集人馬過邊濠及逼近城寨攻劫亦仰本路帥臣一面關報諸路領兵入西界牽制仍仰宣撫使馮京密與逐路帥臣預議定牽制事理及邊防合先行處置事件同狀以聞 三年七月詔令沿邊居民三家至五家合為一保不得含匿奸細及亡背之人如敢隱蔽或同謀該誘過致資給並聽保中捕告應外姦

人若獲一人賞錢三百千內姦出告一人書生舉子依
外姦給賞錢仍補茶酒班殿侍其餘告獲皆賞錢百千
即保內知情不告減罪人罪一等配千里外牢城餘保
人不覺察亦行嚴斷先是進士景珣以不得意亡投
夏國教令為寇英宗以邊禁不嚴故降是詔九月命
國信使邵必等因使諭大遼國令戒邊吏自守故約
初雄州城下挾路蒔柳至邊界上後多死知州李中祐
蒔補之遼新城吏以為生事帥數百騎盜伐至於城下
又初約遼人不得漁界河中至是漁不止故命諭之
治平四年三月神宗即位未改元環慶路經畧使蔡挺
言奉詔如有控扼及合修築堡寨令逐急相度修置勸

會慶州華池鎮地界西北川四十里舊有鹽堆城控扼
赤沙細惠兩川口差官密行相度到鹽堆城山嶺下臨
不堪修築次南一里半地名馬蘭平三面險固可以修
建堡柵已畫地圖進呈而宣撫使郭遵方於廊延保安
軍胡經臣李德平二族亦修堡障遠以兩路同時營築
堡寨頗為機會故奏未報而令環慶路經畧司修築請
如涇原堡從之 閏三月三日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
郭遵言秦州青鷄川蕃官首級藥斲哥等願獻青雞川
土地乞修展城寨招置弓箭手體量若於青雞川南牟
谷口修置城寨則秦州與德順軍沿邊堡寨相接足以
斷賊來路已發兵夫修築又奉詔具青雞川一帶大小

堡寨去處并四至遠近合役人工次第以聞仍以涇原
路撥吳川新修堡障賜名治平寨青雜川新修堡障賜
名雜川寨仍降詔獎諭五月九日樞密院言防秋在
近欲令陝西四路河東路經畧司嚴戒沿邊巡檢堡寨
使臣等常切探候隄備不致臨時疎虞從之十月十
九日秦鳳路經畧安撫司言秦州昨築治平雜川寨其
內弓門床檠冶坊靜戎四寨古道堡今非極邊乞各減
罷監押監酒使臣留都監寨主兼監酒稅仍徙營屯卒
還州以省轉餉便訓練從之神宗熙寧元年二月二
日河北沿邊安撫司言探到北界燕京留守司指揮永
清固安王田等為人戶乞入界河打魚只得船網於河

中心以北岸採取不得將弓箭隨行詔令沿邊安撫司
如人入界河打魚仰巡檢使臣等諭與條約婉順約回
若縱鹿暴即量勢攔截逼逐不得入北界河港及上岸
追捕務在執理道不得自起事端仍自今後常切覺察
止絕沿邊諸色人不得與販博買違禁物色與北界打
魚人等如獲具案以聞仍許諸色人陳告得實優與酬
賞 四月二十三日河北沿邊安撫都監王臨臣言僚
屢議滄州一帶邊海地方恐胡人可以泛船直抵滄州
請臨岸設備又請建置滄州為一路帥府以扼海道然
覘得界河至海口以北便是北界其地皆是泥淤沮洳
並不通行人馬兼胡人不諳船水自古以來不曾有兵

馬出入詔差比部院外郎杜知雄與河北提刑王亞同
往滄州以相度水利為名覆驗而從其說 五月詔近
北界刺兩屬人戶充軍致人戶逃避來雄州存泊及探
到事宜甚盛仰高陽關路安撫司今後有沿邊安撫司
關報到北界事宜及理會兩屬人戶辨正疆封以至權
場利害塘水增損或沿邊安撫司處置未當淹久未決
並須速行公文密切商議不得輒分彼此我務要協心從
長濟務或所見不同各有對執即具利害以聞亦不得
遷延觀望致失事機 七月五日陝西經畧使韓琦言
已牒秦鳳路經畧使委副都總管楊文廣於襟珠各修
一大堡於近裏城寨差撥人馬防守修候前項堡子了

畢即乞廢罷納迷山丹堡菜園堡白石堡了鍾堡等使
臣軍兵及畢利川無主荒閑地土甚多見行封標招置
弓箭手詔並依所請內納迷山丹堡正係秦州入古渭
寨徑直大路及蕃部往來至永寧寨解賣鞍馬道仰常
切照管勾使向去別致梗澁 八月二十二日涇原路
經畧安撫使司言奉詔令副都總管張玉巡遣點檢欲
令將帶馬軍於靜邊地寨會合本州軍蕃從兵大教一
次放散及點軍甲歸本司詔從其請仍令張玉到大教
之處大張兵勢務令陣隊嚴肅 九月十四日涇原路
經畧司言看詳近詔逐路預先選定兵馬準備策應隣
路今來却稱見隣路舉烽闕報未得起發徑申本路然

則赴救遲緩慮夫機會詔陝西逐路經畧司詳議勘會
陝西沿邊四路元差置策應將官兵馬並隣路側近駐
劄蓋備緩急更相援助然常患稽遲不應機會前慶州
大順城事宜曰賊馬九月十五日早入界尋牒延渭兩
路催促策應兵馬內鄜延西路巡檢以事宜逼近不至
涇原路都監夏元機在原州繞領文牒即依條起發至
二十一日方抵慶州而賊馬已於十八日退散省詳上
項鄜延秦鳳環慶路所奏差定策應官員如見舉起烽
火及關報到事宜即具排覈軍馬未得起發徑申本路
經畧司酌量事勢指揮然則轉更稽留不能應卒徒煩
往復僅類虛名今相度應諸路如西賊入界並依朝旨

舉放橫烽其隣路差定策應將官纔見橫烽立便排隊
軍馬申本路經畧司候得賊路經畧司或州軍闕報文
字知賊所在勾索策應即火急帶領兵馬前去為援更
不取候本路經畧司指揮除依舊詔且如原州策應將
官雖見來東橫烽然起發未得蓋未知賊犯鄜延路或
環慶路若是鄜延即更不起發如是環慶即合策應亦
須候得環慶闕報公文知賊甚處若在慶州東北路即
令兵自彭陽彭原入慶州在環州一帶即領兵自石昌
木波路入環州餘皆準此詔陝西逐路經畧司其隣路
差定策應將官並依今來涇原路所請施行 二年四
月二十一日詔據河北沿邊安撫司言探得北界不佳

清樓閣十二月
是閏十一月
之誤

有宣下燕京整備守城戰舞竊恐是彼界探事人忘稱
中國有謀用兵致此驚疑實亦非便令諸路邊臣處事
且宜謹重 閏十二月臣際上言陝西沿邊熟戶自來
倚為藩籬或聞邊臣有徇私減公者以規財利頗成困
擾蓋城寨官吏受親故請為以來貨給與蕃官責限取
直倍稱其利蕃族首領可以更行減刻亦所樂從受獎
者乃族下散戶犯法害人無此之甚遠鄙異類深可嗟
憫乞詔陝西經畧使應命官并諸色人如敢將物貨請
求沿邊官吏轉賣者其受嗚并物主並禁勸取旨賣物
不計多少並沒官仍許知人陳告支賞錢三百千以物
主家財充從之 十二月四日涇原路經畧司言西界

起遣人戶入近裏住坐環慶路走馬司亦稱近日沿邊
山寨並起移往近裏五七十里外去詔令逐路詳上項
事情過行隄備 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秦鳳路經畧使
李師中言近者畫下臣僚上言備邊數策臣竊不自揆
試為朝廷講畫伏乞不惜一一裁擇臣愚計以為萬世
之利 一前年置熟羊等堡募蕃部獻地朝廷錄向寶
功本為得地招弓箭手可以備邊今首尾三年所招入
徒有十指揮虛名實未及元數又於其間逃亡有及一
半者有太半者有三分之一者大抵皆浮浪之人初不
曾團結訓練便與給地主至今無力耕墾利在游墮與
藩部謀處亦未曾習戰於邊計不得毫髮力但與藩部

充客戶凡此等事誰曾慮及咫尺賊境乃容此輩於部族中不早措置豈得無患况在極邊若不得聚則心孤意怯難為存守今須置屯列堡以為戰守計 一置屯之法今已選有心力膽勇者令轉募人充弓箭手占地分每百人為一屯先團結定教以武藝及禦敵之計使人人勇於戰鬥然後授與器甲令於沿邊置屯量人力授地牛具農器並從官給其器甲候着業各令自置却將官給者還官 一每等第置軍負節級及總領人就農事每農事罷即教閱仍據本屯合用耕種及襍工作人數預先制置各令如法每收穫將諸屯比較斛數多少以察勤惰明行賞罰 一諸屯合用旗鼓之類並

從官給 一所置堡欲令諸屯併力自近及遠自內及外以次修築使須深溝高壘使寇賊攻擊不動待其氣衰之後上下應接悉出動兵輕騎或邀其前或躡其後彼將逃遁不暇置屯列堡利蓋為此 一諸屯各置屯將一副屯將一擇有材力可以董率人者充遇便喚便充本屯將領 一已招到弓箭手可以備戰者依此置屯其軍負有材力可以將領人者亦充合本屯將領 一諸屯止以弓箭手巡檢總領各舉有材力諳練邊事者充 一舊都虞候 指使亦簡選留有武勇者分管諸屯詔以所乞弓箭手百人併力修築一堡及官給旗鼓等並許之所有招弓箭手并人員等即依涇原等路

招弓箭手舊法施行其牛具農器即相度支借官錢任
自置買仍令人員指揮常切點檢不得別將移易貨賣
其所借官錢候三二年間耕種稍成次第分作料次催
納入官所乞諸屯比較收穫斛斗多少以察勤惰行賞
罰更切相度只令官司點檢耕種不盡力者申舉量立
罰格施行應係謀撥田土先令蕃部首領指引標定元
初獻納入官地界無致別有爭訟仍下經畧司令王韶
劉希真往彼同共相度指引標定界至 四月二十二
日詔樞密院累降約束河東陝西諸路經畧司嚴行禁
斷沿邊蕃漢人戶不得與西賊私相交易訪聞尚不尊
稟可重立賞格告捕自今有違經畧司并所管官吏當

劾罪重斷并安轉運司常切覺察 七月十八日詔河
東經畧司已嚴戒知麟州王慶民如西賊犯境即令諸
城寨相度有險可恃者專為清夜自守之計如賊入界
無所得空回雖不獲一人一騎亦當賞功等事更令遵
稟前詔早收田苗牛羊老小點檢兵馬器械防城動使
勿致小有闕誤如蕃漢老小願入河裏安泊者速具船
棧濟渡即不得令強壯一例入城有誤防守 以邊臣
上言河外老小以訪聞西賊恐將入寇皆驚移乞渡河
以避兼麟府豐州屢言探到西賊點集故也 八月二
十日詔河東陝西諸路經畧司日近西邊諸處探到事
宜急切促令起遣人戶收拾積聚無令倏有賊至成因

糧驅虜之患如是大兵入寇即嚴約束將官如未見十分便宜不得貪務小功致悞大事且須占地地理扼絕要衝為守計戰賊禦 十一月二十四日樞密院欲令陝西河東經畧轉運司今後如有城寨等處官吏申乞兵匠物件及應干城守備預事件疾速相度應副不關闕誤如累申無報許本處直具事由申奏從之 先是手詔近以河外城寨守具廢弛當職官吏已等第責罰訖訪聞前後不惟城寨使臣因循縱有勤於職者亦多為監司沮止所乞兵匠物料不即應副雖欲自達勢不可得今既懲勵因循俾大小之人必盡其力須宜關自達之禁以防壅塞可議立法故有是命 四年二月五

日樞密院言陝西安撫司言已相度於定胡縣等處修築堡子至囉兀城以通糧道勘會所修堡子入生界首尾一百五十七里亦須兵馬防護緩急賊衆羣來攻圍恐難守禦或出兵渡河為賊先據西岸軍馬難為濟度別致悞事欲諭本司更切相度彼處山河形勢一如府州與保德軍及台河津與通津堡且於定胡尅胡夾河相對於河西岸就險近河各先修堡子一座所費易為功力早得成就出師濟河即西岸已有堡子賊兵不敢輒來臨河攻禦若入西面生界還師萬一有賊馬追襲即便有歸投自守之處其與向西展作堡寨漸次易為成就詔降指揮而并州呂公弼言西賊人馬來修寨處

衝突難為施功乞且權罷仍嚴誡遠吏專為堅壁清野
之計詔宣撫司速修第一寨次修中間堡子其第二寨
即以漸計置有備候第一寨了日取旨 五月十四日
樞密院言勘會環慶路日近頻有屬戶蕃部驚疑作過
慮有姦人造作語言動搖部族深為不便欲令本路常
切覺察如軍民於蕃戶處妄說事端情涉扇搖者許知
次第人密來告官根究有實未得斷遣速具事因以聞
當議法外特行處置告事人優與推恩從之 十月詔
頒陝西四路防秋之策涇原路賊若寇原州兵不出以
萬人守平安控南路趨渭川路以鎮戎軍將兵弓箭手
由乾興徑入靖安斷賊歸路賊若寇鎮戎軍即以萬人

并本將軍馬在本軍以弓箭手五千人為游兵別以五千人守瓦亭更移靜邊寨所駐正兵弓箭手取三川路合勢賊若寇德順軍即別以萬人也守靜邊兼以弓箭手五千人為游兵逐 優擊移瓦亭五千人入本軍賊若因武延易藏川而來即移靜邊兵駐隆德扼賊歸路鎮戎軍第四將及弓箭手由得勝路會合其諸城寨扼留守兵不責以戰渭州只以一將兼義勇防守其餘兵並屯瓦亭以固根柢左右相援合勢掩殺環慶路賊若寇東北兩路並以正兵萬人屯業樂扼淮安東西谷柔遠大順之會賊若自華池路深入則移業樂兵於大順荔原兩路斷其歸路慶州別出兵至合水與荔原大順

兵相首尾賊若寇環州即移業樂之兵截山徑路趨馬
嶺若更相度事勢進兵入木波與環州相望據諸寨中
又可以扼奔衝慶州大路其沿邊城寨祇留守兵不責
以戰自餘軍馬並屯慶州以固根柢秦鳳路若賊寇東
西路於甘谷城屯正兵五千帖以蕃漢弓箭手扼奔衝
青鷄三陽一帶道路別以正兵五千帖本處蕃兵弓箭
手守古渭更益都巡檢軍馬及三千據通渭與甘谷古
渭相望若約此置兵保護熟戶更相首尾足以枝梧其
諸城寨祇留守兵不責以戰自餘軍馬並屯秦州以固
根柢鄜延路若賊寇東路宜於永平駐兵萬人帖以本
處蕃漢弓箭手以扼綏德黑水綏平懷寧順安青澗之

會亦斷青化豐林趨延州又恐自永平東迤大川至青
澗城南出延州則青澗亦駐兵三千賊若寇北路由渾
州寨門川而下則永平更不消駐兵祇以萬人駐金明
縣扼園林安塞龍安招安故塞門安遠之會斷趨延州
大路順寧路窄難出大兵只以三千守軍貼以蕃兵弓
箭手足以扼賊寇西路只以三千人守德靖兼以蕃兵
保護胡李二族則金明不消人馬可以那赴萬安為保
安德靖毅援或西北兩路併兵而來則金明兵不動別
以五千人守萬安倚賊之後其沿邊城寨並祇留守兵
不責以戰自餘軍馬並屯延州以固根柢 十一月四
日工曰王廣淵言知環州种諲申有西界投來蕃部三

人熟知彼國事自舊來留在本州詢問敵情今夏國既通無所用之乞發遣於近裏州軍安排勸會夏國既纔遣使乞復貢獻疑朝廷方與之要約尚未知其向背今診乃敢輕妄便謂通和竊恐邊防亦已弛備緩急有悞國事其种診未欲効罪可令王廣淵嚴誡責令依屢降旨揮飭謹邊備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秦鳳路經畧司言通渭等七堡寨割屬通遠軍外寧遠等依舊屬秦州詔寧遠等四寨割屬通遠軍仍於青唐及并武勝軍并勝招降馬祿族三處地分內各建一堡寨 七月十一日詔雄州歸信容城縣鄉巡弓手今後如無事不令鄉巡免致搔擾遇探報有北界巡馬過拒馬河南即令本縣

官相度人數部押弓手前去以理約攔餘依前後約束
施行始北人自春以來月遣巡馬過拒馬河非故事
也邊臣謂北人因鄉巡弓手故增巡馬若罷鄉巡則彼
界巡馬勢自當止朝廷從之巡馬亦不為止而盜賊滋
多州縣不能禁二十二日管勾秦鳳路沿邊安撫司
公事王韶言准朝旨令詳具合要防托人馬差鎮戎軍
定川寨弓箭手巡檢趙普三川寨張進德順軍中安堡
馬倫通邊寨魏奇各領去年所授經畧司劄子團結到
防秋第一等弓箭手共三千五百三十三人馬二千六
百六十三匹常切排齧準備策應秦鳳路通遠軍仍差
景思立秋喜都部押并帶領第六將策應秦鳳路人馬

候見秦鳳路沿邊安撫司關報即前去一聽本司指揮
十月二十六日樞密院言勘會陝西沿邊四路先置
橫烽遇賊馬入界遞相應接詔熙河路依四路例置橫
烽內蕃部地分即差廂守府坐十一月十九日詔令
皇城程昉河北沿邊安撫司屯田司同相度滄州界塘
泊利害及邊界旋難地令人戶借射栽種桑棗榆柳
先是議者以河朔地平自堡寨之東新以塘泊胡騎不
能馳突唯西至滿城近二百里無險可恃白虜入寇嘗
取道於此今議植榆為塞以捍奔衝之勢異時王師可
以保固焉十二月二日有詔差官檢視陝西武備
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延州言順寧寨蕃部逃入西界蕃

官劉紹能以兵襲逐不及反捕西人為質上曰自許下
國修貢以來近邊逃背生口皆送還意極恭順今紹能
以兵出界人情必生憤激可嚴戒邊吏自今毋或生事
十二月四日權發遣河北四路提點刑獄公事李南
公言相度樸橋口添灌東塘等詔屯田司閻士良專督
典修先是滄州北三堂等塘泊為黃河所注其後大
河改道而泊遂游澱程防常請開琵琶灣引黃河水灌
之其功不成士良建言堰絕御河引西塘水灌之令從
其請 七年九月十九日上謂輔臣曰卿等所上邊防
畫一先擇可施行者更與樞密院議之既而二府奏可
行之事凡十有四其一曰自來出戰者功大小使臣未

經陞擢者以功狀次數稍多或一次功狀優異及知名人作一等餘作一等取旨陞用考其才實二曰停閑使臣降配軍員年六十以下武藝及中等精神不衰令投狀自首長吏試驗如堪戰陳保明以聞三曰令安府轉運提點刑獄察訪司各體察驗轄下將官人材智畧具緩急年驅策與否內有才之人差遠近下可以陞擢及緊要閑慢合對換文臣有勇畧可為將官不拘路分並畧以聞四月近降度僧牒三百與定州安撫司充訓練義勇保甲及募刺事人之費其沿邊州軍宜並依定州例量賜本錢出息令鈎致虜人之能知其國事者或質所愛使探問虜中任事主兵人姓名材能性識所管兵

數武藝強弱屯泊處所城壘大小糧食多少及出兵道路刺其的實編類成書準備照用其邊臣不能使人致前後探事尤無實者當移降五曰河陽別置水軍五七旨揮造船習戰以備賊濟渡者六曰既為堅壁之計當有清野之法逐縣預以義勇保甲附保甲丁口數寓之籍中本州密約計人數至時分入州城及大縣別為一籍令司農寺依樞密院先降造丁產簿條約一處編籍七曰北京城西偏帶沙低薄已檢計立限修築上下水關其護關戰橋井左右引手城未高堅相度增築置樓櫓守具八曰衛州大河之南密接京畿正當控禦之地其城至小并黎陽城亦當要害未能包山為固並展托

修築緩急屯兵防越軼之患九曰分屯兵馬出戰要害之處並委察訪使就與逐路安撫使等處置具防守事以聞十曰相度展托城壕及增築縣城緣城大人少及城小人衆於法皆在所不可守宜先計度本州戶口若干除保縣寨外若干入保州兵民除上城出戰外可容若干若更外來人戶容之不盡則展托毋令過大致難防守其當增築縣城等須逐州軍相照應緣四路帥府分統州軍其勢當如絡脉之相通緩急寇至即候望相及犄角相應堅壁出戰皆合事機而敵人腹背懷懼其勢自潰如此修築即不枉用工力十一曰如遇有警清野備敵百姓般糧斛薪芻蓄產入堡城壘并合積蓄守

具及分壁部分蒼猝之際常志措置無法即須計度官私屋宇及空閑地分配人戶居住及安置所般之物并內有人力不足官為募人般運寄納出給如此之類并應干守拒事件預為講畫詳古今法制斟酌事宜具條件以聞十二曰敵人出入道路宜悉知之先據地利安置營寨開掘坑塹示之以利導令必趨及可以設伏處預知地形高下水流所歸如壅決其水即可衝灌其處若恐敵人用之即就何處防守踈決或迴避並悉講求圖畫以聞十三曰河北地利所出有限從京師那移錢物多行糴買即增起物價而費本已撥糶米百萬石封椿每年於計綱內支撥應副仍令京東轉運司據合上

供或酒場剩錢於有水路州軍糴粟米小豆計舟車步
乘般往河北分往逐處收蓋於京西路沁蔡河州軍亦
賜糴本錢計船般運到京入汴但算糴本步乘比本路
常平糴價不貴即行計置寬沿邊糴買之數可減撲物
價多蓄斛斛以紓邊計其京東西路合計置事專委官
相度施行詔皆行之十四曰河陽置水軍不行合仍令
樞密院於登州增招刀魚戰船兵團結閱習準備差使
八月二日河北西路察訪使沈括言本路防邊重兵
皆在定州言邊備者惟以北平為兵衝其保州社城以
東有塘水之難謀者未嘗為意臣以為狄人講求中國
邊防虛實向背者非一日萬一為寇必須出於不意道

塗險易講求不得不盡近歷視邊境竊見保州以東順
安軍以西有平川橫袤三十餘里南北徑直並無險阻
不經州縣可以大軍方陣安驅自永寧軍以東直入深
冀行於無人之地定州但守社城以西兵未及移則虜
騎已越高陽矣或狄人自定州入寇定兵必依西山扼
其歸路彼則東甲徑趨順安定人雖衆兵不及施而虜
已出寨此不可不慮也通塗曠野蕩然四達謀者不此
為慮而區區過憂北平之衝臣竊駭之西山洞道連屬
可以伏竒進則定州當其前退則保州廣信議其後狄
人敢入北平則不知順安者也使其知順安之易則北
平雖無備且當委而不顧况其有備也相度得保州西

至九頃堂度七里以來及保州東陽村堤以東至臧村
堤度三十里慶曆中皆曾築堤壅水遺跡尚存若少加
補完西納曹鮑諸水則社城以東塘險相屬虜騎出入
惟有北平一路定州之兵依險為陣犄角牽制溥沅橫
灤為難則可以制其前塘河之流可使則足以繼其後
有以待敵而致其必來此必勝之術也今具圖進呈其
詳悉地步別具條上詔屯田司閻士良馳往相度而士
良言檢視保州西至九頃塘及保州東陽村堤以東至
臧村堤若增接修完櫃蓄諸河以成險阻委實利便詔
可其奏內有侵着民間地土即將係官田土撥還或給
其直仍先具所占民田頃數目以聞 三月十九日沈

括又言本路烽臺基址高下踈密多有未便乞下兩路
安撫司更選差官子細打量又言別立到起納道路一
舊烽臺基具畫圖以進詔從所請仍令定州真定府大
名府路安撫司據合修去處未得興功候的有事宜即
非時修築 閏四月五日真定府路安撫司言禁地山
土若起遺居人則愈難巡防乞仍舊從之 先是議者
欲禁山不許民居下其議安撫司相度故有是請也
十二月十三日熙河路經畧司言合修城堡先後次第
內熙州開濠二十六萬八千餘工董冬谷堡六萬二千
餘工五年谷堡六萬二千餘工北開堡一十四萬九千
餘工通遠軍三面城壁除役外有三十三萬七千餘工

南川堡八萬七千餘工撈湯堡六萬五千餘工珂斫關
五萬九千餘工多能谷堡九萬四千餘工安鄉城一十
八萬餘工及勘會堡寧三千人自今年二月十六日至
十月五日終共役得六十萬餘工欲乞依先後興修詔
先修通遠軍城壁餘依次第開修 九年四月二十八
日御批勘會河東地界非久分畫了當深慮沿邊守把
居住軍民忿見虜人占據素來樵採之地衷私遞相糾
率越界依舊取打薪蕩却致引惹不得安靜宜預密下
經畧司仰嚴行戒諭城寨地分當職官常切覺察不管
小有違犯 六月十九日高陽關路安撫司言信安乾
寧軍塘灤乾涸乞引御河水上批聞近歲塘水有極乾

淺處當職之官頗失經治可於兩路各選委監司一員以巡歷為名檢點具濶狹深淺畫圖以聞已而河北東西路提點刑獄韓正彥韓宗道各具於澱乾淺處以詔送河北屯田司相度當興修所在計料聞奏其官吏仍令東路轉運司劾之十一月八日詔河北地震州軍城壁樓櫓倉庫等損動去處令轉運提舉司分頭巡歷相度緊慢催促修整十年三月二十六日樞密院言熙寧七年朝旨沿邊刺事人多互傳報徼倖賞物人數雖多於事無補可下河北河東沿邊安撫司選使臣牙吏有心力諳識有情者裁定人數委長吏同募土著可深入刺事人每事審實以聞量事大小給錢帛候

有符驗再與優賜詔申明行下 元豐元年正月二十
八日主管河東沿邊安撫司劉舜卿言北界西南面安
撫司自去秋因移文索殺細人李福壽等妄指占耕形
寨地至今春漸以人馬並邊理會疆至臣竊料虜人覲
覲不過以人馬脅邊蹂踐苗稼或強占地里立鋪屋欲
止作本處意度事勢支梧從之 閏正月二十二日詔
據高遵裕所奏西人理索乙訛等事此必當有熟戶出
界因索不獲遂於和市縱火以據一時之忿深恐差人
酬賽造成邊隙見已根究可移牒宥州照會庶菴苗知
此非朝廷意仍令呂惠卿更詳菴情緩急發此牒本州
萬一或未嘗侵犯彼界免虛自認為點菴類侮 四月

首各出文字理辨交會其啗兒一戶是未叙盟以前逃
背於誓詔當給還即具以聞 二年二月十三日梓州
路轉運司言去年十一月蠻乞弟率眾犯邊縱火掠人
雖已通慮後來寇乞增禁軍及召施黔州義軍赴江安
縣納溪寨為守備候團結夷人子弟可用及邊事息漸
減放縱之 三月二十五日上批兩輸戶逃移四方雄
州深以為不便者不過恐元佃之地全為北人拘占今
逃者既多客戶則浮寓之民縱使散之他所亦無深害
可止令出榜安慰還業 先是雄州言北界民戶以差
配搔擾併有驚移涿州乃移文言南界縣官以兵馬遮
約不令應役請速回詔雄州具創坐侵越搔擾因依報

之及戒兩縣巡防候北界差科稍息即諭驚移民戶歸
業既而沿邊安撫司言逃移人多客戶自若北界未肯
罷夫欲往他處營田作力以為歲計樞密院請詔雄州
曉諭民戶田蠶及時不可遠棄家產候北界差科稍息
有人招呼各歸復業故有是命 二十七日河北沿邊
安撫副使劉瑄乞兩輸人已於近南居者不得復於兩
輸地來往詔雄州已發遣歸業民戶責隣保學察 五
月二十五日真定府路安撫司言北人侵耕解子平地
詔安撫司遣人候望巡察毋致更有侵耕如北界以兵
護耕種候北兵回悉蹂踐之 六月一日樞密院言去
月二十三日北界人馬犯雄州界射傷官兵欲令雄州

十七日入內東頭供奉官熙河路都搵司走馬承受公
事長孫良臣言聞夏人於漢界內掘坑畫十字及立草
封恐因循寢成遺事詔經畧司體量如實即令鄜延路
經畧司移牒戒約 七月十一日詔河東陝西路經畧
司指揮公遣城寨探刺夏人過設備豫 以上批秉常
始親國事今秋點集甚嚴又鹿延府界間有遊騎出沒
羗情難測戰守之具宜早有分畫故也 十一月一日
詔知定州韓絳提舉營置保州等處經制水塘 初有
旨借定州封樁錢萬緡委同提點制置屯田閻士良買
保州東陽等村淤下地種稻作塘以扼西山路令安撫
使司通管後士良罷詔知保州張利一主管令薛向提

舉至是向被召故以命絳 十一月二十五日知定州
韓絳言北人郝景通南界權場開畫地圖已密遣人收
捕詔定州路安撫使司河北沁遼安撫司指揮所遣人
須察知姦細實狀方得收捕推鞠無致引惹生事 十
二月六日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宥州牒請遣官與
夏國邊官以蘓安靜分立文字依理識認并毀廢所侵
耕生地及將西界前後逃背捕殺人馬命駕等界首交
會本司近準朝旨定寫牒送馬五匹至宥州索所虜人
馬及根治作過頭首誠斷上批宜先令河東經畧司檢
安靜與西人要約文字圖備所差折外更選諳熟邊事
信實使臣一人牒鄜延路令移報宥州與已差官於界

論歸信容城賊如北人再至拒馬河南且令婉順約攔
即深入近南地分恐虜先以懦兵誘致鬪爭伏精銳於
林木俟官軍逐利驟出圍掩當遠存候度形勢捍禦毋
得遠追自取理曲仍選精強人馬以備接應從之 九
月二十八日樞密都承旨韓績副都承旨張誠一檢詳
兵房文字范育上諸路清野備敵法詔頒行之 十月
十七日定州路安撫使司韓絳言北界崔士言屢至安
肅軍刺事給東京商人蘓文圖寫河北州軍城圍地里
上言為本軍百姓誘至兩界首執之詔蘓文未過兩界
遽已捕執慮別致隱惹自今緝知北界甚細須誘入省
地方許收捕仍詔告捕獲蘓文賞錢千緡班行內安排

十二月十二日定州安撫使韓絳言大理寺丞楊嬰
尋訪得定州界西山麓東接塘淀綿地百餘里可以
瀦水設為險固願得營葺從之仍詔以引水灌田波為
名三年正月七日河北轉運判官孫迥言界河內北
人魚船三十餘艘白晝肆行未有約束詔沿邊安撫司
體量如數稍多即扼順止約十七日保州言北界屢
有移文理會修城乞自今三兩次移文回答一次從之
四月二十一日代州言謀報契丹北樞密蕭克昌等
引步騎點檢沿邊鋪舍上批虜若止是增飾鋪舍必不
遣此重官恐尚有理辦團山子以東地界之意故假此
為名宜下定州真定府安撫司太原府經畧司速募人

探虜情增邊界巡守及權移易地分內不得力使臣
五月十五日河東沿邊安撫司乞移牒止約北人沿邊
創置鋪屋上批如北人於分畫壕堦之北修建城池即
是有違誓書若止增鋪屋毋得止約或於土門以東接
真定府界以南侵犯增鋪屋壕堦即先諭以理道不從
即約關出界續詔若北人果有創增本界未有鋪舍關
防處相度增置畫圖以聞 同日麟府路走馬承受陸
中言聞府久良津賈胡疇有北人拆界壕石牆取水詔
河東路經畧司器體量如何處置其處斥堠不謹亦按
劾之 七月二十九日熙河路經畧司言西界首領萬
歲結通藥遣蕃部巴鞬等以譯書來告夏國集兵將築

撒逋達宗城於河州界黃河之南洮河之西上批若如
所報方屬河州之境豈可聽其修築可速下本司多備
兵馬禁止之 十月三日河北沿邊安撫司言雄州公
人雖全屬南朝召募其田產多與兩輸相接慮事機因
此傳報欲自今召募止於在城久居坊郭并易河南岸
及塘泊已南村從之 十一月八日知代州劉昌祚言
瓶形寨地有北人欲取直路趨圍山鋪往來臣已諭本
寨使臣回答不可更令希覲詔如北人來境上問語言
密諭使臣等以理道婉順開說毋得先為形迹致虜別
起事端 四年三月十二日知制誥王存言遼人規中
朝事頗詳而邊臣刺遼事疎疎此邊臣任聞不精也臣

觀知雄州劉舜卿議論方畧宜可任此當少假以金帛聽用間於繩墨之外詔舜卿具所資用以聞舜卿乞銀千兩金百兩詔三司給之二十三日河東經畧司言準朝旨相度代州寧化苛嵐火山軍當增鋪屋數河東沿邊安撫司元泰覘知北界欲增置鋪堠起修日本界亦須增置臣今詳覈形寨以東增十鋪若北人修蓋亦便增修緣不係分畫地分顯似自作事端乞權罷修視其寨西欲增二十八鋪亦恐不須為北界增置其檢計數內若有控扼須至修劄乞候北人修畢增治詔河東經畧司候有北人增置鋪再奏取旨其先降即添置旨揮未得遽施行三月十八日上批聞賀正北使至恩

聞從人于驛舍羣聚合誦教法聞于外樓伴欲在人聽

冀聞者此乃沿邊機防不謹有闌出亡卒漏泄其事宜重吉捕賞典并沿邊當職官亦等第別立賞罰 七月六日御批今降涇原環慶熙河路對境圖并說語付中書樞密院庶知賊中地形曲折者畢進入 八月六日上批陝西諸路見議攻討然守禦之備亦不可懈深慮將日夜講求出戰之具思慮或有疎畧宜申勅處分令日夕戒嚴其先畫定人兵戰具修整軍備毋得稍有侵弛 先是陝西沿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須至廣為之備以種諤為廊延路經畧安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畧使沈括從長處置以王中正同僉書涇原路經畧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同第一將劉昌祚往發開封府

界京東西諸將軍馬分與鄜延環慶兩路以姚麟權環慶路副總管

宋會要

九月詔河東路轉運司河東應干今來軍興所行事件不得張皇漏落所有邊近北界州軍如不係干照去處不得一例行下及仰選擇吏人行遣如能謹密候事了日優與酬獎仍覺察體量部吏傳報張皇者劾劾以聞

十二日詔定州高陽關真定府路安撫司河東路經畧司河北河東沿邊安撫司密戒勅沿邊州軍與北界應干邊防事一切皆循常毋得輒創生更改

二十三

日河東路經畧司言豐州弓箭手沈與等三人為西人

所執已牒理索詔諸路已議進兵攻討其嚴飭邊備如
有虜去人口更勿行牒十一月四日詔雄州自今凡
與北人理辦邊界小事不得全無瞻顧務為枝詞致招
引虜界移書侮慢五年六月五日上批昨據李憲奏
請涇原路自西寧寨進置保障直抵鳴沙城以為駐兵
討賊之地朝廷悉力應付近李舜舉奏財糧未備人夫
憚行朝廷以舜舉所言忠實可聽信已指揮放散人夫
等更不追集諸路兵即是已罷深入攻取之策若賊犯
邊自當應敵掩擊則守禦亦有定計勘會廊延路止以
本路事力於百里之外進築城寨討蕩屯聚賊馬今涇
原如更兼熙河兩路事力即不減七八萬兵若去邊面

不遠進築堡壘自可止用廂軍饋運豈須更仰夫力或
賊馬嘯聚正我所欲便可討殺如此舉動尚不可為則
憲之初議直抵鳴沙萬一夫潰糧絕取悔更大令李憲
依前詔速其利害以聞若果難興作即罷涇原路經畧
制置使歸熙河蘭會路經畧制置司本任候過防秋赴
闕 去年九月憲將熙河秦鳳之師淺攻得蘭州及西
使城上諸將功請築蘭州為帥府以鎮洮為列郡詔憲
據軍前事力修治為駐兵之所併力河南諸郡而憲頓
兵蘭州不進數以糧餉不繼船筏未備為言及涇原環
慶師老於靈州趣憲赴援又不能往既而諸路兵罷上
以憲蘭州猶有分釋弗誅使圖來効而憲至是上再舉

之策曰昨諸路各以一道之師出界兵勢既分賊以熟見虛實將來再舉須合諸道兵攻其必救使之莫測若併兵一道則有數者之利如仍舊分路則利害為害為今之策須於涇原會合併攻自熙寧寨進置保障直抵鳴沙城以為駐兵之地如此則靈州不攻自拔河外賊巢必可僕滅緣鳴沙城西扼靈州口復據上游北臨大河與靈武對壘臣觀河南故地惟蘭會至靈州川原寬廣土脉膏腴今蘭州西使既已築城獨靈州未下然自蘭會至天部北入靈州賊中畜積悉經官軍開發所餘無幾今若扼其川口據其上游併出銳兵討殺使不得耕穫則靈州一帶畜積既空復無歲望賊黨離析其為

利一也自熙寧寨至鳴沙城約四百餘里可置十餘堡
乘時進築則是天都以至會州悉在腹裏其間族落既
有保護之勢必皆內附其為利二也北與靈武對壘直
趨賊巢復已不遠兼興州素無城壁候冬深河凍審見
賊形即出兵於靈州側擇據地利誘致賊衆併力除蕩
然後乘勝分兵北趨靈武其為利三也臣觀廊延進攻
每至吉那雖稱克服其實一到而已蓋官軍既去賊黨
躡蹤往坐與不討定其實無異若未拔興靈其環慶廊
延克服之地雖亭障環列烽堠暴布亦難守禦緣兩處
土多沙脉古稱於海不可種藝修置城壘須近裘輦運
朝廷方郵民力罷困如諸路併修堡寨不惟財力愈殫

適更生忌以是計之先於涇原進堡可以困賊其為利
四也兼靈州以水溉田四面泥濘春夏不可進師秋冬
之交地凍可行又城堅有備卒難攻拔臣以謂今圖必
破興靈之策先須計涇原錢帛易粟復令河東鄜延環
慶熙河四路揚聲攻進各選步兵一二萬騎兵六七千
獨熙河更選驍勇蕃兵五六千以備變號易服出賊不
意非其行營兵馬亦令逐路團結常備出戰以為蕃休
及緩急聲援其四路所選兵合涇原之師為十萬先自
熙寧寨進攻築堡於沒煙口以誘賊臣度夏賊以涇原
環慶之師無功必有輕侮之心如兵分合擊決可蕩平
然後進至天都築堡接鳴沙城候河東北渡以覆賊巢

如此則可往來措運不須併起諸路夫役糧道無抄掠之虞其為利五也臣自至石門觀兩路措置非謬必知無補顧本司兵勢又難有攻審度事機須圖再舉遂以目睹利害畫為此策文墨不能盡陳乞許臣赴闕面受成算及悉言諸道進師之害故有是詔 九月上批先有西界對境圖興師西討以來諸處保奏文字中指畫山川道里多有異同無以考證可令逐路選委昨出界熟知賊境次第使臣蕃官差精巧畫工同指說山川堡寨應西賊聚兵處地名畫對境地圖以色別之上樞密院候取到舊境圖及軍興奏報文字比對考校繪為五路都對境圖 十二日詔諸路探報西賊人馬處處蟻

集慮乘秋犯塞令諸路常體測如大入界衝突並令城寨堅壁清野使賊無所得相度機便擊其情歸三十日涇原路經畧司言謀報西畧十二堅馬齋五月糧於葫蘆河點集國母小大王七月末過黃河欲以八月尅日入寇詔留李憲且在涇原照管邊面多遣人深入覘候如有實狀即追秦鳳熙河先團結諸將兵馬及環慶二萬人騎令姚兕統領合力驅逐毋失機會又須得其要乃可進師令蘭州嚴作限備并詔環慶秦鳳熙河蘭會路經畧司應李憲追兵如敢妄有占留發遲緩者當行軍法十月十九日詔昨以西賊頻劫漢地累降指揮除應時驅逐外仍伺隙酬復據臣僚言德順軍靜造

隆德兩寨九月中西賊過據虜畧老幼千人牛羊不在
馬慮西賊自為待計因此頻入為寇邊民豈得安居委
逐路經畧司嚴切戒約須先覘賊馬屯聚近遠虛實度
兵力可以取勝乘隙掩殺務要萬全毋得輕易遠出
二十六日詔環慶路團結萬人河東路五千人並赴廊
延保寨戍守以廊延安撫經畧司言邊備未固援
兵還營戍守多闕故也十一月十九日廊延路經畧
司言延州白草等城寨及保安軍等二十二處守禦未
備乞指揮范純粹應副詔錄呂惠卿所立廊延路守禦
要急次急稍緩三等及據緊緩計置防城器甲什物分
數條約劄與范純粹二十八日上批付就熙州同經

制熙河邊防財用苗授據閻仁武奏十月二十五日蘭
州北有西賊十五餘人隔河呼曰我夏國已勝鄜延路
兵俟河凍即至蘭州卿宜大作枝梧守禦器具 六年
止月二十九日詔西賊渡河直抵蘭州城下人數不少
本州並不預知此乃候望之人全不得力委李憲一面
行遣訖奏 三月二日詔定西城已興工而賊近在熙
河嘯聚慮防托軍馬未足枝梧委李憲遠置斥堠 閻
六月十七日詔鄜延路經畧使劉昌祚夏國近雖遣使
乞修誓好朝廷答詔許通常貢然新疆封守未正賊承
命逆順情不可保漸通秋防田稼在野深慮守臣安於
詔以為邊事遂寧忽於隄防或悞國事委昌祚詳此施

行

二

使計郭訓傳李憲

憲合開州城門勅會

州極邊而濟上邊元

德詐稱

趙濟

言捕獲

逃軍

元

德詐稱

李憲

所遣

即開

門聽

出河

以視

察姦

細詔

趙濟

毋得

輕易

仍遍

下所

轄州

軍城

寨官

吏亦

依此

旨揮

其

元德

慮有

隱伏

交通

外界

姦細

迹狀

可更

劾治

如

無他

情即

處斬

七月

十七

日雄

州言

拒馬

河溢

破

長沙

口

南

北界

則差

兩地

俟輸

民大

修治

上

批去

年決

口兩

界

發夫

已嘗

興訟

委雄

州軍

審

處置

毋致

生事

七年

三

月二

十日

詔熙

河一

路

開創

未久

凡百

用度

未易

供億

其沿

邊防

器具

若於

禦賊

施用

未是

要急

誠為

枉費

可下

經畧

安撫

制置

可於

已頒

百步

守城

法內

據緊

急

名件

裁定

聞奏

毋致

闕少

二十

一日

詔廊

廷路

經畧

司劉昌祚聞夏人以謀妄傳漢家萌蘆河遂發河南北
人馬十分之九集於練家流宜明速斥候知賊所向清
野城守則為制賊上策 上批詔尾去本路撓耕之兵
數出俘斬殆以千數羗人俗重酬報今所聚人馬不見
漢兵勢不空回必致諸路抄畧於諸路中本路且有瑕
畧必恐首攫賊鋒不可不厚為之備 六月十五日廊
延路經畧司言謀報賊今秋必為大舉之計乞下諸路
為防戒詔陝西河東經畧司檢會累奉朝旨選差信實
人深入體探過為之備兵措置方畧以聞 七月十二
日詔付慶路走馬承受李元嗣諸路謀取賊頗以並遠
八九月必入寇兼聞昨蘭州賊退頗以併力攻城不虞

掠為恨今若入寇必懲艾前軍縱兵四畧不可不防其餘更在愛惜矢石常持重不輕發固已得勝之半矣明遠斥堠最為大事可一一宣諭 十四日定州路安撫司言軍城寨言北界兵千人擁牛具過石城南耕黃貫谷地巡歷人不能過已指揮當巡官吏毋得透漏又牒保州沿邊安撫司移牒北界止約詔圖上北州所爭地具前後照據以聞 八月二十七日詔諸路謀報西賊廣造攻具竭國點集聲言欲入蘭州慮恐守臣將士徂於前勝輕易待敵或為誘戰別致沮失宜令康識往蘭州與當職官經畫為備及募人深入刺候如賊果入寇務在審重過於去年守禦兵將晝夜悉力應副以取勝

仍度人情時與犒給候大河冰開方得往他處巡歷
九月一日樞密院言夏國欲因董氈遣使乞通和慮欲
以此款本路邊備詔制置司過為隄備毋得因此稍弛
十二月七日樞密院言西賊近寇諸路方戒嚴時慮
邊私博易或漏邊機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嚴約束八
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令河東涇原熙河蘭會路經畧司
誠約沿邊當職將官遠布伍候及探伺西賊動靜過為
之備如更致透漏當重行黜責 八月十七日又詔陝
西河東逐路經畧司嚴守備不得張皇勞擾 以逐路
經畧司言探報西賊點兵故也 十一月十四日河東
路經畧司言北人於火山軍界壘石為牆慮蓄姦謀為

侵占之漸詔左藏副使趙宗本詣塙所體訪畫圖以聞如侵舊界即移牒毀拆仍常為先備未幾復言北人聲言欲爭據石塙乞增兵防托詔公遣安撫司密共覘視若侵占有實奏聞拆去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十八日河東路經畧司言火山軍由依朝旨拆毀疊起石橋有北人二百餘騎來射中百姓趙立等詔河東經畧司暗設隄備以理說諭候有再壘下石塙侵越界至即便依前毀拆 二十八日樞密院言夏國自秉常身死諸路探到立嗣未定酋豪相攻人情不安所奏率以不同深慮好功立異之人緣此復生邊患詔令陝西河東諸路帥臣體認累降約束精加採探務在得實仍誠諭邊

吏母失禦備 十一月十四日荆湖南路安撫轉運司
言被旨相度邵州掣手上蕃事今蒔竹縣臨口等寨鋪
所管溪峒近方歸明蠻性未馴依舊輪差弩手防托從
之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熙河蘭會路經畧使劉舜卿
言鬼章領人馬於洮州生熟戶雜居地分以東一帶打
虜順漢人戶孳畜亦羌人常事已令連波所雜齋蕃字
說諭阿里骨令約束鬼章放散人馬却還虜劫過人戶
孳畜如或聽從一逆事便息詔舜卿究心審度賊勢次第
如尚敢深入作過務在擇利而行無令賊勢猖獗 六
月八日熙河蘭會路經畧司言體訪得溫漢心并危征
聲延等以次首領部落皆由向漢之意請遣人鈎贖虜

情庶緩急應副不失機會詔令劉舜卿詳加審察以前
後事按驗得實果是向順即以應加賜官職請受從宜
許訖條具奏請降給宣告如欲併部族投歸未可輕許
慮變詐未定止當諭近邊無地可居毋去邈川恐為夏
人所據若阿里骨等非理相侵即漢家自當與汝為主
之意所奏緩急應副一節若阿里骨并鬼章日近却有
款服依舊通和止是本蕃與溫溪心整會交爭即當與
不當應副更須審度事機措置無失中國大信自貽遺
患仍具利害以聞 三年三月五日樞密院言西賊也
聚透寨各止三數百人聲言作過欲我清野以防春種
或自為護耕之計詔趙高審量賊計若止是撓我春種

即講求護耕之策若欲作過即隨宜應變深計利害以
取全勝 四年六月十二日趙高言夏人近遣使詣闕
謝恩續遣使賀坤成節請嚴誠邊吏勿令侵犯詔陝西
河東經畧司誠約沿邊兵將官不得容縱遣人巡綽硬
探為名生事 十月十九日樞密院言環慶路經畧司
奏准鄜延路經畧司牒夏國指定十一月十日交付人
戶却於同日受領四處廢砦切度夏國必是其日於出
入馬逼脅驚擾所棄地內住坐漢蕃弓箭手散在郊野
皆有害蔽斛食及土棚屋室枉致委棄雖有護防人馬
豈能周遍欲令便將棄地內漢蕃人戶先次遷移將砦
內官物亦行般運務在交送人戶口日前畢事詔並依

所乞其葭蘆米脂浮圖寨外如有住坐人戶亦令依此施行十一月十七日河北沿邊安撫司言滄州蒼沽寨收到北界人船係涿州人戶孫文秀等捕魚值風入海若依指揮刺充廂軍緣非賊徒姦細朝廷推示恩信綏服四夷乞今監赴雄州牒送北界從之同日樞密院言蘭州下臨大河慮冬深凍合詔范育檢例即差兵將往蘭州定西城等處以備守禦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鄜延路經畧使趙高言累行指揮分畫地界如西人要依綏德城分界首御前處分須打量足二十里為約不可令就地形任意出縮蓋出縮三二里地不計恩威輕重但朝廷所堅守不易者約故也其堡障宜自擇地

利修築後來已於二十里起立界墩即無十里外作兩
不耕地十里內修建堡鋪指揮今若指定十里內修築
堡鋪及分生熟地即不惟不依綏川體制兼於已牒過
界相照接連取直為界事理相戾又元約分畫疆界以
二十里為定卓立封墩者為分別漢蕃界至界墩內地
即漢人所守界墩外地即夏國自占其彼此修築堡鋪
各於界取水泉地為便豈可更展遠近所以前來綏州
城外鋪有十八里或止有八九里處夏國堡鋪亦去所
立封墩自便修築既各不侵出墩封之外即是並為本
界不可別生事端言講和之意詔趙高於二十里相照
接連取直為界卓立封墩其堡鋪相度於界墩內三五

里擇穩便有水泉去處占據地利修建即不得分立兩
不耕地 六年七月十二日廊延路經畧司言宥州煤
南界於邊界修起封子八元係鎮戎軍管界已行毀圻
請勿再修詔令作本司意稱委官按視當俟見實狀別
行關報措置 十二月二十四日樞密院言昨自元豐
軍興以來御前降下陝西河東處置邊防機要處分多
是直付邊臣親收深慮後來替移有失照據詔諸路帥
臣親收遵行不得下司外每遇替移親相交付 七年
八月八日詔諸路經畧司密諭諸將除嚴備以防寇至
外並仰巡護人民先遠次近併力收穫若別無西賊侵
犯不得貪小利輕出兵 先是有詔許諸路擇利淺攻

而邊將頻出兵討虜多殺老小慮諸路貪功致寇故因
防秋復加條約二十四日左司諫虞策言西賊萬一
大入一路之力不足枝梧而諸路師臣勢均力敵不能
相援望嚴飭帥臣凡牽制策應他路並先精講必勝之
策悉力一心迭相為用如不然將官依法帥臣降出從
之九月一日熙河蘭岷路經畧司范育言準朝旨具
本路如何應援今相度西賊並邊嘯聚雖未策所向本
路可豫於通遠界屯兵為備若賊犯秦鳳路則擇便出
奇撓擊若本路被寇秦鳳亦爾則鄰路合勢併力足以
制賊呂太忠言方今防秋熙河既未肯逸遣將兵若湮
原有寇欲且遣第四將行其熙河有寇本路除策應牽

制外亦難別那兵將前去詔涇原有寇令秦鳳量事勢
遣發軍馬赴援其川甘谷兩將仍常留一將通管本處
邊面餘依熙河蘭岷路經畧司所奏 八日熙河蘭岷
路經畧司言探聞青唐聚兵一公城防托洗納族兼自
來青唐未嘗於河南地分點集雖稱防托洗納人戶又
慮別有他謀詔令范育審諭康識王克平詳探所添人
馬因依以聞 十六日韓縝言火山軍至石州緣河邊
面闊遠若賊乘河兵如履平地緣慶曆元年二年元豐
六年皆準朝旨於火山軍界惹凌下流保德軍嵐石州
可使千里不凍以限賊馬所用工料不多本司已差殿
侍燕渙等相度栢子會掃子口可以惹凌徙之 紹聖

備邊三

元年正月五日詔高陽關路安撫司河北沿邊安撫司
應邊防毋得創於條例之外妄作以致生事 閏四月
二十一日左司諫崔恩先言先朝經畧西陸事為之制擇
將帥選士兵時訓練儲芻糧邊威雄張足以屈敵今邊
防之具名雖存而實已去請詔樞密院於逐路取會兵
聚器械芻糧定數比日前關少幾何經制取足請劄與
逐路帥臣常切點檢毋令闕備內器甲如實有少闕即
具以聞 二年八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奏事上謂宰臣
章惇知樞密院事韓忠彥等曰熙河路與夏羌分畫地
界來使已供劄目及再至又背約為邊延之詞輒虜捉
說話弓箭手指揮使驕慢如此宜增邊備勿復與議盟

日罷所遣議疆界高永亨通判熙州玉本

全唐文

宋會要

十二月二十一日熙河蘭岷路經畧安撫使范純粹言
準樞密院劄子蕃官包順包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
時暫赴闕臣赴任之初準朝旨體探招納邈川河南人
戶自范育在路日曾有遣納趙醇忠之議今醇忠之子
被召恐生猜疑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李忠傑見有
體量事輒從宜將行出文字節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
壽姓名止差使臣押伴包順包誠赴闕如欲示旌勸只
乞賜以金帛願留官爵差遣以責來効及乞不以邈川
河南情偽詢訪兩人恐有漏泄詔李忠傑等三人別聽

朝旨其體量忠傑事狀如無顯迹不得枝蔓致使懷疑
二十三日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如過西賊併兵入寇
一路合藉諸路牽制策應其逐路量留守禦兵馬照管
本路邊面廊延路於環慶路環慶路於廊延路涇原路涇
原路於環慶路秦鳳路涇鳳路熙河路並策應熙河路
於秦鳳路廊延路於河東路河東路於廊延路更不策
應止策兵牽制 三年三月九日樞密院言西賊近侵
廊延路塞門義合塞等處地分修築堡鋪已畢別路探
報對境各有人馬致諸路不敢解嚴方今春耕時如今
彼界人戶着業住坐依舊耕種將來秋成滋長賊勢轉
肆猖蹶詔河東陝西逐路經畧司體探若對境委有

戶依舊在近邊住耕收歛詳元豐中所降撥耕朝旨但能使並遠人戶不得安居耕種即自困蔽及知我常有舉動之謀彼既不敢弛備則兵勢不得不分自無併兵寇犯之患 十三日樞密院言日近多西人投漢慮諸路失於防察致有姦細據廊延路已得詐投漢界蕃部未喫多通說事宜詔逐路經畧司體問投漢事因如有親戚保認方許責付住坐仍嚴戒保認蕃部及本族地分官羈縻之若迹有可疑及無信實蕃部保明即送近裏州軍羈管仍具聞奏 二十一日樞密院言奏鳳路經畧司奏喃廝羅峽精龍公嶺勝驛高嶺篤龍峽頭各開墩壕塹已降朝旨如西界修立堡鋪墩逼近邊界或

侵入界緯地分兵毀廢詔秦鳳路經畧司相度機便選
差兵將毀廢四月六日知樞密院言詔聖元年以來
定州路沿邊地分常透漏北界賊人驚劫人戶及高陽
關路有北界人船過岍射傷把截人兵詔真定州高陽
關安撫司勘會沿邊北界可以通行人馬舟船入南界
要切處令巡捕盜官等並分布巡防毋得張皇侵越邊
界八月十二日鄜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探報夏國
點集人馬將以八月同國母傾國入寇本路直綏銀夏
宥橫山之境乃夏國根本之地元豐四年七月本路所
管東兵各一百四指揮內軍馬二千五百餘匹今存只
有五十二指揮一千三百五十四匹八馬比舊纔及一

半沿邊軍城堡寨共二十四處各用守禦人四萬七千八百七十六人尚闕三萬三千二百五十五人雖有籍定堡聚人數既多寡不定又率未經教習令且勾一半約計七十五十二人尚欠少二萬六千二百人乞差撥人馬充填本路如元豐舊數樞密院言守城已有不出戰漢蕃及廂軍馬遊鋪剩員及軍營子弟與人保丁壯又不足即差我勇保甲今本路未曾計此人數而遣事與元豐四年大舉不同欲特差一將兵馬與之詔劉下經畧司照會 九月十四日經原路經畧司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蕃弓箭手司改原州駐劄第三將副二員就第六將軍馬為第三將於天聖寨駐劄第三將人馬

分隸逐將如此則必違諸將勢如連珠並在極邊要害
處從之 十月六日郝延路經畧使呂惠卿言據本路
第五將報金明寨失守即時遣副都總管吳真將兵掩
擊詔應本寨潰亡士卒立便招撫內中傷者優給錢物
其人戶死亡被害之家並與優恤仍取會亡失兵民糧
草數目并本寨合與不合修復隨宜措置以聞 八月
呂惠卿言被甘旨以西賊侵邊今審議捍禦制勝之方并
以洛河川直鄜州路今過為之備及體國持重臣自慎
知西賊規欲侵犯王畧蒙朝廷濟師即備增城寨守禦
不虞賊馬自長城嶺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之縱騎四
掠至近府知我有備乃移中寨復還金明然後騎精銳

向留龍安寨間雖悉兵掩擊而賊未退舍環慶覘知賊欲休兵生界信次復來攻此必非虛言觀其陷金明之速如此深恐所在兵勢不支望勅諸路移牽制之兵稍近本路邀其輜重使腹背受敵不至淹留今本路場園未畢西自園林東至青澗皆遭焚蹂將來糧草必乏乞特發內庫賜銀絹令轉運司早儲邊備詔河東涇原熙河兵已深入賊境牽制所請計置糧草令內藏庫特賜銀絹各二十萬 十二日都總管司走馬承受謝德方言統制軍馬王文振等已攻破西賊新寨詔陝西河東路被邊寨路城堡壁或未堅完及勢有不利不可守禦處令諸路帥臣選知邊事文武官各一兩人同行視

增浚城隍繕治守備其非要官城寨或地形不便控扼
形勢不盡或無水泉合廢併者亦相度改作要切城寨
廢幾壯邊徼經久無虞兩路節臣各體詔旨不得附會
輕議存廢昨西賊寇鄜延本路奏稱虜人營陣其固雖
彊弩衆射終不亂行人人皆有奮心及兵還諸將尾擊
終整列而去今賊退之後諸路各須用心益修邊備雖
已令帥臣選官相度存廢堡寨繕修城壁前後詔旨非
不丁寧若乃守戰之備應變之方專在帥臣今除已令
與知邊事將佐等講求籌畧外其著漢士卒益加訓練
拳勇果敢之人因事優恩賞以勸勉之號令欲明行陣
欲整平居紀律既脩則緩急必無敗事其斥堠及兵交

之際全賴傾伺之人仰帥司比較前後覘敵得實最多者具以名聞其山川扼塞之處可以設伏鈔擊賊馬及兩陣未交之前可以出其不意掩擊者常令習熟其事至於守城之備置壘石布渠谷與夫來城之士須令預定如或不足許於近東州縣抽差漢蕃馬勿令瘦瘠糧草除計司應副外更須別儲諸邊防事詔旨有未盡者並措置訖奏 二十五日樞密院言西賊昨寇廊延勢甚猖獗宜先事伐謀預為困賊之計惟是春來其人飢馬瘦未能聚集之時諸路尅期分兵深入非惟並邊不敢耕牧且諸路並出賊勢自分既不能相為救援又所至皆被掩擊可以坐使困弊不支又因其兵勢在外諸

路乘此間隙可以進築城寨即於邊計利便非一乞自
今冬密切選定將佐整飭兵馬計置易糧應軍行所須
靡不足備夙夜講求破賊方畧及體探賊界都城賊屯聚
衆寡所在事力強弱精審得實然後尅期大舉除熙河
涇源秦鳳已有朝旨令王文郁鍾傳相度關報外其餘
延環慶路亦合預詳計會講議并河東路出兵亦須與
鄜延路照應從逐路經畧司詳具聞奏 十一月四日
權知岷州兼都總管岷州蕃兵將姚雄言自來知岷州
兼第四將會警急率先出兵前去應援然軍行事務
全藉蕃兵請令臣兼統領本州駐劄第四將軍馬所責
事體專一彈壓羗面從之 二十一日樞密院言檢路

三路元佑中曾給賜夏國城寨基址見存可以復行修
建已令河東經畧使看詳其鄰近路元佑中給賜城寨
亦合相度修復詔呂惠卿預先講議相親擇利進築與
河東形勢相照為造防久遠之利可保萬全方得舉動
十二月十四日樞密院言詔聞西人最重年節與寒
食兼以十二月為首歲多是諸監軍及首領會聚之時
若乘此不備之際可以密選將佐團結兵馬乘伺機便
出界掩擊詔孫覽王慙折充行斟酌以行 四年二月
八日比部員外郎王博聞奏比見諸路轉運司移文沿
邊州軍多稱歲計窘乏甚則或云糧儲闕無可移用亦
有揭榜者竊恐騰播外夷非所以示安疆之勢也望下

諸路轉運司應下沿邊州軍文移不得為失體之語從
之 三月二日權發遣熙河蘭岷路經畧使王文郁言
熙河并秦鳳路應付涇原步騎兵共四萬合為一軍前
去涇原要審處會合進築未為十全決勝之理蓋兩路
兵寡若深入生界則人自齎糧萬一逢敵進不能全或
邀歸路糧盡援絕比至涇原則兩路人馬困乏當防托
興工之時或有寇撓何以枝梧不若候得涇原報令逐
路兵將近裏城寨前去涇原會合防托使修築就緒然
後乘機出界討蕩可保無虞詔令章綵苗履等子細講
議務要捍禦進築兩無疎虞 七日權知蘭州苗履言
西夏用兵多因秋成深入討蕩以破併兵之謀欲豫造

浮橋緩急濟渡軍馬使右廂常為備禦造船止費萬緡
常具圖議建金城關因舊基增損周圍長千步已工中
繫浮橋矢石不及洪道須闢以防火械仍於蘭州置水
軍一指揮以五百人為額夏賊每併兵河南蓋阻大河
右廂初不為備如問作渡河入討之勢虛實固測庶伐
其謀詔王文郁鍾傳詳所申從長施行 五月十九日
樞密院言去秋西賊與眾寇廊延除環慶係鄰路差那
兵將前去策應外其餘路分出兵牽制內湟原入界破
蕩沒煙新塞廣有新獲熙河乘此進築安西城畢稍沮
賊氣切慮西賊併寇犯一路分觀望不出兵牽制被寇
路分難以枝梧若西賊分兵侵犯諸路即逐路隨宜應

敵捍禦如併兵寇犯一路隣路合行策應如此則賊於
於分兵併兵皆無以得志此最為備邊困賊之要詔陝
西河東諸路詳具措置方畧以聞 六月九日樞密院
言環慶路累有謀報賊界七月一日點集夏秋之交恐
非其時此必以虛聲疑我因得稍有休息諸路為備不
可不過但不當輒自勞擾宜訪諸帥陰自為持重安靜
之計而明行文移令諸將各整兵馬為大舉次第如有
利可乘自不妨隨宜進討惟以嚴重全養士氣為上詔
劄付諸路帥臣 八月十六日樞密院言近聞河北帥
司及沿邊州軍牒報逐州不經報過雄州即匿不以聞
故奏報聞畧恐緩急悞事機詔定州高陽關路安撫司

應有牒報畫以以聞即不得輒有隱漏 元符元年正月三日樞密院言孫路奏金湯白豹橫山腹心灰家背枕橫山之麓環以良田千頃謂皆建築城堡已可其奏而路復言定造川檉移二處皆占橫山美田萬頃請悉建城據賊必爭之地亦降旨如機會可乘即先要害以次進築而路復奏言賊境韋韋已史骨堆曲律三六等處皆宜進築其前議灰家背等處權停按路前後所奏未審某處最要為造防經久之利其曲律三六等處深在賊境如何設置片楸經久備禦可保無虞有詔孫路所計度宜先要害相視道路通達水草豐足良田可耕險固可令易異時毋煩朝廷饋餉緩急聲援可以相接

即以便宜措置 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洮西沿邊安撫
司言帶領河州漢蕃兵下癸宗藏南乞令城密章結宗
曉哥堡其城堡內有王子并不附順首領倉庫金穀已
封閉備將來軍用詔孫路依累降朝旨應所招致部族
更體度蕃情務先以恩信撫納毋專以兵馬迫脅其措
置應接溪巴溫等務為邊鄙經久之計不得過有所圖
別生邊患所得城寨只以誠心向漢有力量首領也守
或係要害合差兵戍審度經久利害務從簡便無令廣
費財力 同日河東經畧使林希言北界六月十三日
驅人侵越取水已為巡檢何灌約回今月十八日復來
緣北人自前歲改移東偏頭稅場去處圻石橋今歲不

受牒便於賈胡墮興建場屋又過天澗取水及有分水
為界之語蓋謀三年發於今日竊慮其勢未已除已牒
折克行選差使臣前去隨宜應接外緣方當進築之際
正藉克行及其子可大於生界防托深慮那移兵馬前
去未得聞若此人再來人馬數多本地分巡檢兵少勢
不敵已密諭等但嚴兵把截取水通路不得輕易便與
鬪敵北所創稅場本為私間相貿易既嚴禁互市自足
以破其謀俟進築了日軍馬各歸沿邊有備即別措置
隨宜應接從之 閏九月七日樞密院言熙河蘭會路
經畧使胡宗回奏近體問得蘭州西關鋪近西地名把
京玉可以繫橋通路直至邈川兼於宗河行船漕運亦

至遼川宗河口岸北舊有遼川管下鵝毛瓦都城可以
防守夏國畧行修築以備守禦從之 十月^九日熙河
蘭會路經畧司言新收復河北鄯州涇州寧塞城龍支
城安兜城鵝毛城城羅瓦抹逋城廝歸下南安堡隴哥
城隴哥城係要切之處合先次修完外有河南北已牒
王瞻王厚相度分城後合修完守禦去處及下李澄相
度合營建洮州利害候申到即行相度及博採衆議別
具奏聞從之 十二月十五日詔雄州霸州自今遇有
邊防急切事合用將兵申稟帥臣不及許知州徑牒本
州駐劄副差發人馬應副 三年十一月七日徽宗即
位不改元兵部言契勘秦州岷州階州舊為沿邊今則

收復州郡甚多恐秦岷階州不合為沿邊其次嵐石州
皆近裏各無邊面並合改為次邊又據秦鳳熙河蘭會
路經畧安撫等司狀契勘熙河蘭會路沿邊近收復拓
鞏建州城堡寨展奪蕃土其秦州合作次邊并契勘岷
州今來見管地闊遠難作次邊保明是實本部欲依
逐司相度施行從之